

目 录

冷御秋先生辛亥时期二三事	何 康 (1)
伤心一掬西台泪 朱鸟魂归未忍眠	庄炳辉 (5)
刘鹗与镇江	王 骥 (9)
名医章次公生平及其学术思想	渚景章 (17)
公崖先生二三事	谈大可 (23)
镇江蒙族学者罗君惕	石林 罗庆生 (32)
李公朴青少年时代	闻凉直 (34)
镇江话剧第一个拓荒者——何默	向锦江 (38)
解放前的江苏省建设厅 (下)	董赞尧 (43)
陈万里主持下的解放前江苏省卫生处	金维藩 (74)
解放前的镇江临时参议会和参议会	杨方益 (84)
迎接大军第一船	夏阿毛 (114)
痛击英舰“紫石英”	杨瑞彬 (118)
镇江私塾梗概	杨奇璞 (124)
私立崇实女子中学始末	市二中校史组 (135)
《横山乡人日记》选摘	明 光 (153)
《镇江古今谭》选	张立骞 (181)
《丹徒掌录》摘抄	赵凤来 (190)
值得一读的《江苏书院志初稿》	袁 外 (202)
魂兮归来——康广仁墓址调查记	石 移 (211)

冷御秋先生辛亥时期二三事

何 康

冷御秋先生与先父何遂交厚。解放初，先生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部长，先父与我也在华东任职，时相过从。先生严谨谦和的作风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镇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拟出版先生纪念文集，殷殷向我约稿，谨据当年先父面述之往事，摭记辛亥一段，略表对先生的缅怀。

一九〇六年初，先父由福州赴南京第九镇三十三标第三营左队当排长，御秋先生时为右队队官。三营管带林述庆、二营管带柏文蔚和标统赵声俱为革命党人，部队里革命气氛甚浓，先生与先父同在狮子山、石头城下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军队生活，这是他俩结识之始。

一九〇九年，先父毕业于保定陆军大学第二期，即应王孝缜（勇公）之邀，赴广西桂林任新军督练公所参谋处筹略科科长兼干部学堂教官；御秋先生时任广西陆军小学提调。老友重逢，自然高兴。

一九一〇年三月，御秋先生因革命党嫌疑被广西巡抚张鸣岐撤职。恰在此时，军咨府令广西调查中越边防，张鸣岐委先父为边防调查长，耿毅先生为副；他们三人均早已加入中国同盟会，于是相约同行，目的是借调查边防之便，联络革命同仁。他们翻越十万大山，先到镇南关（今友谊关），再到龙州，寓右江真总兵荣廷家。在龙州，结识了清军管带、革命党人陈裕时，彼此都认为“各地都应组织起来，互通声气，便可连成一片。”于是决定由耿毅一人继续前进调

查边防，搪塞官差，御秋先生与先父则先入越南境，在河内坐火车，经河口、阿迷州到了云南昆明。云南革命志士在讲武堂俱乐部为他俩举行了一次宴会，到会的有李根源、方声涛、罗佩其、唐继尧、叶荃、赵康时、刘晓岚等三十多人，所谈主要是滇桂革命如何合作。一周后，他们回河内与耿毅会齐，经海防到香港，在香港同盟会总部见到了赵声和黄兴。黄兴告诉他们：南宁讲武堂总办蔡锷（松坡）也是革命同志，并写了一封介绍信，要他们多与蔡联系。当御秋先生等一行返抵桂林时，原在桂林的王孝缜、尹昌衡等一批革命党人因身份暴露，已被迫离桂。

大约在一九一〇年八月，耿毅先生、御秋先生、先父及刘连蕃、杨明远等同盟会会员一起商议，决定组成广西同盟会支部，首次会议有干部学堂、陆军小学、学兵营、咨议局等部门的二十多位同盟会志士参加，公举耿毅为支部长，并歃血为盟，积极开展工作，从此广西同盟会的组织便逐渐强大起来。

不久，发生了“逐蔡运动”。此事始终由耿毅先生、御秋先生与先父谋划。当时，张鸣岐升为两广总督，沈秉坤继任广西巡抚。蔡锷一人身兼兵备处总办和干部学堂监督，掌握着督练新军的大权。他们平素见蔡满嘴官话，出门大轿子，很象个官僚，便不敢贸然拿着黄兴的介绍信去见蔡。于是另外附了一信，大意说，我们从香港路过，遇到你的好友黄兴，带来一信，并有要事相商，请于某日晚九时到江南会馆前门一叙。把两封信一起放在蔡锷办公桌上。约会那天，耿、冷、何三人在江南会馆等候，会馆前面是一带小湖，他们预备了小船和武器，准备万一有变，乘船逃走。从八点等到十一点，蔡既未来，也无其他动静，他们认为蔡松坡与梁

启超素有关系，大概属于立宪派，就决定设法赶走他。

广西本拟练新军一师一旅，因财政困难，最后缩为一混成旅，这样干部学堂培养的二百多军官就太多了。蔡锷决定让学生考汉文，好的留下，坏的淘汰。考试结果，录取的一百二十多人中大部分为湖南人，广西籍学生纷纷抗议。于是广西同盟会通过各种关系，以蔡锷任用私人（因蔡是湖南宝庆人），排斥广西人为名，发动干部学堂、陆军小学罢课，学兵营罢操，又发动师范学堂、政法学堂罢课，咨议局议长甘尚贤、副议长黄宏宪、议员蒙经等联名弹劾蔡松坡。梧州商会、学堂、报馆也联名打电报要求蔡锷离桂。蔡锷自觉也蹲不下去，便到云南去了。临行，请御秋先生和先父等吃饭，送给他们一个炮筒子，说：“成大事的人都有个修养，你们念过苏东坡的《留侯论》吗？所谓‘骖然凌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你们能做到这，当成大事。”

“逐蔡”虽属误会，却使广西同盟会的实力大大发展了。他们在南门租了一处房子，成立了“军事指针社”，与陆军小学的学生来往最密。御秋先生此时恢复了陆军小学提调的职务，更便于开展工作。后来，桂系的首脑李宗仁、白崇禧等当时都是陆军小学活跃的学生。广西同盟会支部又租了福棠街二号的房子，作为活动中心，出版《南报》（后改名《南风报》），宣传革命。当时革命党人的生活是艰苦而乐观的。出《南报》每月要二百元，租房子也要钱。经费则由大家凑。那时御秋先生月薪八十元，全部交给梁史经管（称经理），先父除每月寄三十元回老家供养我的祖母外，剩下的也全交给经理安排。

一九一一年初，香港同盟会本部派一唐姓同志来找御秋先生，询问广西同盟会发展情况，并通知四月一日将在广州起

事。广西同盟会决议响应起义，一面接待外省路过广西前去参加起义的同志（包括广西学兵营营长方声涛的姐姐方君英，弟弟方声洞，四嫂曾醒等）。可是，广州起义失败了，这便是著名的黄花岗之役。广西策划响应之举，也走露了风声，一时剑拔弩张，风声鹤唳。只因革命党握有军队实权，一般清末官僚又习惯于粉饰太平，沈秉坤未敢深究，只把学兵营营长方声涛解职。此时，革命党人经常受到监视，他们便韬光养晦，常到景福戏院看戏，还拜了把兄弟，冷御秋先生年长称大爷，耿毅称二爷，时秀峰称三爷，刘松甫称四爷，先父称五爷，景福戏院一个唱小旦的荣兰称六爷，后来排到二十几爷，许多人并非同盟会员，由此混熟了，后来大多参加了革命活动。

一九一一年七月，先父奉派到北京去参加永平秋操。武昌起义爆发后，随吴禄贞在石家庄起义，广西的活动便没有参加。听他说，当时广西积极响应，冷御秋先生被推为同盟会支部的副支部长，与耿毅先生共同策谋、指挥。广西宣布独立后，武汉前线迭电告急，便组织新军一个混成旅北上援鄂，御秋先生任广西援鄂民军混成协帮统（赵恒惕为协统，耿毅以监军兼参谋长）。援鄂军经长沙到湖北金口，由金口渡江至黄陵矶，行军经蔡甸到新沟，进攻东山附近的毛成渡。可是数千清军已逃逸一空。据说因为清军旅长姓于，十分迷信，得知地名叫做毛（猫）成渡，认为对己不利，丢下辎重、粮食跑了。援鄂军前进至孝感，南北和议已开，不久，奉临时政府陆军部令，御秋先生便随广西援鄂军开往南京了。

伤心一掬西台泪 朱鸟魂归未忍讴

——记柳亚子与赵伯先的革命情谊

庄炳辉

柳亚子（1887——1958）是我国近代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的创始人，又是一位忠贞的爱国主义者和杰出的革命诗人。他与辛亥革命先烈赵伯先有过相当深的交谊。他们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会员。1908年，经南社社员林懿均（字力山，江苏丹阳人）介绍，两人在上海一家酒楼里会面，彼此一见如故，纵情欢谈，结下终生不渝友谊。这次会面给柳亚子留下深刻印象，他觉得赵伯先“眉宇间英气咄咄逼人”，“知其非当世第二流”人物，对其衷心钦慕。会面的第二天，赵伯先就离开了，①从此二人不曾再见面，所以这次会面既是他们的初识和订交，又是诀别。

1910年正月，赵伯先参与领导了广州新军的反清起义，不幸失败。同年9月，孙中山先生在槟榔屿召集会议，商讨重举义旗大计，赵伯先、黄兴、胡汉民等人都参加。赵伯先在会上提出设法筹措数千元的活动经费的建议，并于会后与黄兴等人回香港为广州起义作准备。在槟榔屿停留期间，赵伯先曾托南社四川籍社员雷昭生（号铁）代向柳亚子致意，等柳亚子得到消息并写信问候他时，赵伯先已经离开了槟榔屿。

1911年3月初，为筹集广州起义经费，赵伯先自香港写信给柳亚子，信中说：“别来三载，相思无已，偶于近

刻得见诗文。吟诵至再，如对故人。兹有请者，弟自出亡以来，未敢少自放弃，近极意经营，所事在指顾间，惟阿堵物尚亏一簣，就力所到，已穷罗挖，焦思欲燃……见信望即于数日内，筹措至少两千元，电汇香港，以供急用，万勿见却。他时握手中原，必有以谢君也。”②当时柳亚子无法筹集到这笔钱，自感“谬厕同盟之末，既不能为终军之请缨，复不能为卜式之输财，内疚神盼，外惭良友”，③于是写了一首诗寄给赵伯先：

土室生理几岁年，喜闻羽檄动南天。

头颅我自羞隋镜，肝胆君先着祖鞭。

鲍叔谊原应指国，阮孚穷奈不名钱。

此情或得皇穹谅，忍死犹堪睹凯旋。④

时隔不久，黄花岗之役失败，赵伯先悲愤成疾，于1911年5月18日病逝香港，年仅31岁。当时清室未覆，赵伯先遗体暂葬于香港茄菲公园的一座山上。柳亚子闻讯极为悲痛，步叶楚伦韵赋哭赵伯先诗二首：

宇宙空垂诸葛名，不留谢傅为苍生。义公已殉平陵曲，姬发难寻牧野盟。南国岂应销霸业？中原从此坏长城。魂归近接黄花冢，铁马金戈夜夜声。

寻常巷陌奈君何，忍唱尊前青兕歌！海岛田横心自壮，天门陶侃翼空摩。千秋北府兵无敌，一水南徐夜有波。何日黄龙莫杯酒，觥觥饮器发横拖。⑤

武昌起义后，柳亚子满含深沉眷念之情，撰写了长达三千多字的《丹徒赵君传》，这是国内最早的一篇记述赵伯先烈士为国民革命英勇奋斗一生的重要文献。随后，柳亚子又起草了《为赵公伯先迁葬募捐启》，呼吁社会各界人士为使赵伯先灵柩迁回故土安葬而捐资出力。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后，孙中山先生特于民国元年（1912）明令追赠赵伯先为“上将军”，并委派赵伯先之弟赵翊三赴香港迎烈士灵柩回故里镇江安葬。据赵伯先亲属赵俊欣等人回忆，当1912年5月20日在镇江西火车站附近之琴园为赵伯先召开盛大追悼会时，柳亚子、冷遁等人均亲临参加哀悼仪式。⑥

在这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柳亚子对赵伯先一直念念不忘，多次以诚挚委婉笔触，赋诗寄托他对革命先烈的崇敬和哀思。柳亚子的好友苏曼殊（1884——1918）生前曾答应为赵伯先作画，未完成而赵伯先去世，苏曼殊悲痛之余，特意赶完此画，托人带到香港，欲效春秋时期延陵季扎丘坟挂剑故事，将此画焚化于赵伯先墓前。据说该画未曾焚化，但迄今下落不明。1918年苏曼殊谢世，柳亚子展视所珍藏之苏曼殊画赠赵伯先的这幅《长城饮马图》影本，睹物伤怀，感慨万千，写了一首哭苏曼殊兼怀赵伯先的诗：

文采风流我不如，英雄延揽志非疏。

千秋绝笔真成绝，忍对荒城饮马图！

并自注云：“《荒城饮马图》，曼殊为伯先先烈作，余得其影本。”⑦1922年，也就是赵伯先灵柩迁葬镇江10周年之际，柳亚子又写了两首《追怀亡友赵伯先先烈》的七律：

黄歇江头共酒杯，尉佗城畔有书回。

如何黄接义公曲，竟殒白鱼姬发才！

化碧茆弘原抱恨，渡河宗泽漫相猜。

抚膺独为中原痛，已坏长城万里来。

血花洗净汉家天，愧我沉沦囊下烟。

慷慨未酬子敬斗，艰危终累阮孚钱。

延陵许剑生余恨，有道题碑死倘埒。

同是鲁公门下客，西台恸哭不成妍。⑧

诗中柳亚子回顾了他和赵伯先的沪上相会，他对赵伯先的崇敬，追述了赵伯先的功勋，同时也抒发了他因手头拮据，未能如三国时期鲁肃指困周瑜那样及时提供起义所需资金的憾疚之情，意真情切，感人肺腑。

1929年4月，柳亚子偕夫人郑佩宜等人自沪上至镇江游览，在著名学者柳诒征及其他南社成员陪同下，专程参谒了赵伯先烈士的祠庙。当时已是广州黄花岗起义18年之后，诗人抚今追昔，缅怀先烈，心潮起伏，激情满怀，倾赋七律一首，题为《谒亡友赵伯先先烈祠庙》。

唾手东南十五州，雄冠剑佩倘来游。

知君灵爽凭云汉，愧我华年付水流。

交谊难忘屠狗侣，功名无奈烂羊头。

伤心一掬西台泪，朱鸟魂归未忍讴。

赵伯先烈士与世长辞距今已七十七载，柳亚子诗人魂归道山也有三十年了，一个是叱咤风云的革命将领，一个是文采风流的一代诗宗，这一对文武精英，在革命大潮流中结下了生死不渝的情谊，其相知之深，堪称肝胆相照，其感情之真挚，实为革命史上一段佳话，足以流芳百世。

注：①②③见《南社丛刻》第七集。

④⑤⑦⑧⑨见《磨剑室诗词集》。

⑥见《镇江文史资料》第三辑。

刘 鹗 与 镇 江

王 骥

《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一生并未长期居住镇江，而自称是丹徒人，丹徒即镇江。诸家所写刘鹗传记以及《丹徒县志》也都是谓其籍贯为丹徒，但所记刘的一生行事似乎全与其故乡镇江无涉，这未免是个美中不足。现就一些已公开刊行的新旧资料中爬梳钩稽，整理出这篇小文，以代刘氏寻根，并为镇江地方史志上充实一些内容。

一、刘家世居镇江，渊源久长

刘鹗是南宋初大将刘光世（1089——1151）的后代。刘光世的父亲刘延庆也是北宋末年的将军，陕西保安（今米脂县）人，曾随童贯征剿过方腊起义。童贯的征剿军府设在浙西镇江，那也不过是暂驻而已。刘延庆的第三子光世继承父业，宋高宗南渡时，两度坐镇江东，驻军江淮间，常时往来庐州（今安徽合肥）、楚州（今江苏淮安）、镇江三地，并曾为镇江知府。大约就在这时，把他的家庭安置在镇江，成为镇江刘氏的始迁祖，刘鹗是他的二十三世孙。从光世以后，历经元明清初，刘家并无显人，没落成为普通商贾。据刘鹗父亲刘成忠的遗稿《因斋札记》所述，成忠的高祖惟耀始弃贾入儒，成了县学生员，家中曾挂过一轴惟耀自撰而由别人写的《焦山古铭考》，道光二十二年英侵略军破镇江城后失落。

惟耀的儿子行芳（刘鹗高祖）考中举人，部试未中，只博得京官虚衔而已。《京江耆旧集》内收他们父子二人的诗

各一首。刘鹗的曾祖克嶷不知怎的又成为商贾，开设一片小小的包头铺，生活十分贫困。其子鹤桥（刘鹗祖父）又复立志读书而成秀才，并且多才多艺，“好博览，于书无所不窥，下至医、卜、六壬、子平、堪舆之学，皆采其奥。”他独立主持家政，赡养老母，支持弟兄辈读书上进，因而逝世之日“负债数百金。”

刘成忠说：“吾家由祖父以来皆贫甚，未尝有先人之敝庐以自处也。”这就是说他家没有自己的房产，而租住别人的房子。成忠回忆他家住过西城外的陆家巷（今无此地名）、柴窑巷（疑今之柴炭巷）。印象最深的是上河边，在古运河滨，今此地名尚存。上河边宅计九间一厢，“皆湫隘卑湿，所谓筭门圭窻者也。”原是房东王姓的旁宅，住全家十八口。这屋是刘家半典半租的，每月仍缴纳租费一千八百文，是刘家拮据生活中一项不轻的负担，所以鹤桥父亲曾戏作一联以自嘲云：“一十八口之家，嗷嗷待哺；九间一厢之房，日日催租”。当年镇江是漕运咽喉，运河上每年约有七八个月粮船不绝，经过这里出京口闸渡江入江北运河以达清江浦（今淮阴市）。所以上河边一带“邪许之声，不绝于耳”。刘成忠青年时曾写过诗句以咏此情道：“夜雨城头听笳，秋风屋上过帆樯。”《丹徒县志摭余》上还收有刘成忠的一首《三层楼看江》七绝诗一首，是他对镇江强立英租界一事的感慨，具有爱国意识。

真正使刘氏家业复兴的是刘成忠这一代。《续丹徒县志》有其小传称：

刘成忠，字子恕，咸丰壬子进士，改庶吉士，授河南归德府知府。讲求治河之策，宣障有功，旋以剿捻劳绩升河南南汝光道，调开归陈许道，益以治河为急务。著有《河防刍

议》，大府深器之。以疾乞休，卒于家。长子梦熊，候选直隶州知府，精算术。次子鶚，直隶候补道，亦通天文、医术、金石考订诸书。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刘鶚所以也擅长治河并精通各种杂学，是和他父亲的直接影响分不开的。

刘鶚是在清咸丰七年（1857）农历九月初一日生于六合县（其母朱氏为六合人），这时他的老家尚在镇江。四岁从包氏姊识字。五岁随父在河南汝宁府任所。七岁从镇江人赵君举读书。赵君举，名彦僊，丹徒诸生，博学而著述甚富，有《积微精舍遗著五种》，其所居曰三顾堂，转载《续丹徒县志》卷十三，鶚十五岁又随父至南汝光道任所。刘成忠后因病辞官，遂在淮安买田置宅，将全家迁至该地。据闻镇江薛家巷内原有他家的房屋一所。这些是刘鶚二十岁以前的事。刘鶚子刘大绅追叙说：“吾家居镇者，其后又分三支，一迁庐州，一迁东台，一仍留镇江。此留镇江之一支，至先祖时迁淮安，今则子孙散居四方，镇江已无近支矣。”

以上便是刘家世居镇江的一段简史，长达九百年以上，所以刘鶚本人及其子孙虽然散处四方而均自承他们的籍贯为丹徒。

二、刘鶚对镇江满怀乡情

刘鶚一生奔走四方，但对祖籍镇江是怀有深厚感情的。这可以从以下一些行事得到证明。

首先，他用的笔名虽多，其中有两个笔名是同他的家世及祖籍有关。一是“刘武僊王后裔”。武僊王是刘光世死后的追封号。实际上刘光世是个不甚称职的武将，常打败仗，由于他为人圆通机变，不为秦桧所忌，很受朝廷礼遇。他固不能同岳飞、韩世忠等名将相比，但也不是一个反面人物。刘

鹗使用这个别名，无非以家世自荣，而他的家世则起始于镇江，间接表明他同镇江的渊源关系。二是“天下第一江山渔樵”。大家都知道六朝以来的所谓“天下第一江山”指的镇江，今北固山上还有一块南宋吴琚所书这六个大字的石刻。这是刘鹗直接以作为一个镇江人而自豪。其他笔名都与任何地方无关，唯有这两个笔名是扣住了他自认的故乡镇江而言的。

其次，最使他名播中外的《老残游记》小说主人公老残也恰恰是镇江人。《老残游记》作者署名为“鸿都百炼生”，读者不知作者的真姓名为谁。“鸿都”并非地名，而是汉代的藏书之所。用这笔名意谓他是一个饱读群书的学者。当年胡适已猜度到老残就是作者刘鹗的影子。胡适在亚东版《老残游记序》中说：

他号铁云，故老残姓铁。他是丹徒人，寄居淮安；老残是江南人，他的老家在江南徐州……（按见小说第一及第三回）南朝时期镇江为南徐州，以后南徐一直是镇江的别称。

《老残游记》是刘鹗的得意之作，得意之作中的主人公特别指明为镇江人，这也说明了作者对镇江故乡的眷恋之情。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刘鹗曾经建议清政府建筑甬镇铁路，也就是现在的津浦铁路。最早刘鹗计划借外款修建一条从天津直达瓜州的铁路。瓜州在镇江对岸，江面极狭，故名津镇铁路。可是此议一出，立刻遭到镇江籍在京官员群起反对，大肆攻击建议者，甚至狂叫把刘鹗开除出丹徒乡籍，不承认他是镇江人。结果铁路的终点改设于浦口，刘鹗一片振兴镇江的苦心付诸流水。铁路线的改变，使镇江在近代交通条件上失去了很大的优势，实在可惜。守旧派反对进步，反对开放实属可惜。

还有，刘家祖先的坟墓仍在镇江。他虽奔走四方，不遑宁居，但对每年祭扫先人陇墓是不会忘记的。自己不能回来，就派儿子代为尽礼。如他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就记有“大缙（为其长子）镇江祭扫归”一句。

此外，刘鹗的表弟卞德铭，字子新，一字子沐，镇江人侨居扬州，是一个候补道，刘与他交情特厚，在北京朝夕过从。《老残游记》中的德慧生即影射其人。

三、刘鹗路过镇江的点滴记述

刘氏在其往来匆促的行程中也不止一次经过镇江。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乙巳日记》中记二月三十日乘轮由上海去南京，中途停泊于镇江码头云：

夜十二点（？）到镇江。此次“新裕”代“江裕”（轮船名），故行迟也。

三月初一日，晴。四下半到下关。镇江十一点货始装卸毕，十二点开船，非行迟也。这次在镇江夜静更深，没有时间上岸。由宁返沪，乘江轮“瑞和号”启行，白天经过镇江登了岸。

（三月初四日下午）三点到镇江，予绕银台山步行一周回船。本日东南风甚大，船浪相摩，其声骇人，

银台山离他故家所在的上河边不远，散步低回，当不胜今昔之感。还有前面提到的儿子大缙扫墓的1908年的一次，是正月二十三日自沪乘火车到镇江，当夜改乘江轮到南京。

十二点半开车，七点钟到镇江，乘舆至大观楼。闻大章未至，甚詫。函招王幼云，少顷与大章偕至。盖大章将行李寄于趸船头而至榨油厂公司吃饭也，甚是。予在大观楼寒

甚，买白兰地一瓦饮之不解寒。十一冲“工水”到，遂上船，十二时半开，五时到下关。

日记中的大观楼是旅社名，王幼云是他家的帐房先生。从他儿子大章在榨油公司吃饭以及帐房先生王幼云在该处这一点来看，可能这家榨油公司与刘鹗有些经济关系，说不定有他的股份，因为在他所兴办的若干实业中就有榨油一项。

在此以前十四年的1894年，刘鹗也曾来过镇江一次。他的《致巽仪函（四）》中说：

弟本拟即回镇江，因借得书肆中《历象考成》上编，须略读一过，大约礼拜二不随太古船去，礼拜四准可附招商归也。

信中对镇江之行用了“回”字“归”字，透露了他同镇江的亲切关系。这些日记或书信，除了表明他的行踪外，所记车船时间、旅社、公司等，也属于地方史料。可惜他的日记仅剩晚年的三种，否则我们还可以了解他同镇江关系的更多方面。

四、他的学术对镇江亦有影响

上面第二节说过，刘鹗想建造津镇铁路以造福乡邦，而镇江的官绅却报之以开除乡籍的恶声。

最后刘鹗之获罪被捕流放而死，又是镇江的豪绅陈浏所发动的。原来津镇铁路改为津浦铁路后，刘鹗集资在浦口九洑洲买了大面积的滩地，以其一部分捐献津浦路局为终点车站，其余拟开办商埠。这是一种土地投资。不料曾为御史的陈浏也要插上一手，强要从刘鹗等十二家所公买滩地中分得一部分。刘未能满足他的要求，陈恼羞成怒，唆使在京御史诬告刘为洋人买地的罪名。这时候军机大臣袁世凯，过去在山东曾与刘鹗同过事，有些嫌隙，便乘机小题大做，再加上刘

鹗在八国联军破北京日曾以廉价购买俄军所占粮库中的大量存米以救济难民一事，为“私散太仓粟”坐实其“勾结外人营私图利”罪名，电令两江总督端方加以逮捕，判决他永远监禁，流放新疆，立即执行，时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六月。第二年（宣统元年）七月初八日，刘便以脑溢血病卒于迪化（乌鲁木齐），终年五十三岁。这可算是个错案。蒋逸雪《刘鹗年谱》谓陈浏是江浦人，但刘鹗孙辈刘德隆等在为《丙申日记》所作的注文中谓陈是镇江豪绅，本文从之。

无论反对刘鹗的津镇铁路建议或诬告他为外人购买浦口土地，都是镇江的少数官绅作为，这代表不了镇江的真正民意。

反之，镇江的文人学者、有识之士对刘氏深有好感，并在学术上有所继承，主要是在龟甲文的研究方面。刘鹗是第一个有意识大规模搜集龟甲文者，他的《铁云藏龟》是第一部龟甲文著录，开拓之功，不容埋没。罗振玉说：“予之知有殷墟文字，实因丹徒刘君铁云”。（《刘铁云传》）王国维在这方面更有深刻的研究。罗王都是浙江人。在我们镇江研究殷墟文字的也有叶玉森、鲍鼎等十数人。

叶玉森，字荭渔，宣统元年优贡，历任滁县、颍上、当涂等县知事，他除好吟诗外，写过不少甲骨学的论著，如《说契》、《研契枝谈》、《殷契钩沉》、《殷墟书契前编集释》等，均已刊。

鲍鼎，字扶九，近人，解放后六十年代始去世。他是清初镇江著名诗人鲍海门的后裔，一生对甲骨钟鼎之学都有研究，曾根据刘鹗所藏铜器拓片著录《抱残守阙斋藏器图》一书。书前有鲍鼎序文说：“吾邑藏书画代不乏人，……而征集有裨经史之古器物，则自刘鹗抱残守阙斋始。上自殷契及

隋碑，巨若鼎彝，纤如泉铎，旁罗当璧，广及罍登，藐古为铸，后来居上。……自《铁云藏龟》印行后，瑞安孙氏治让，上虞罗氏，筭路蓝缕，以辟讲解之途，浸至今日，后学能识古文，知殷礼，刘氏之功又何可没也。”充分肯定了刘鹗在这方面所作的贡献。鲍鼎还第一个作文介绍刘鹗另一部著作海内孤本《铁云藏泉》。（见1987、3、17《人民日报》，海外版）

总之，刘氏一生虽未定居镇江，而《丹徒县志摭余》却列有他的传记。镇江人民以曾经拥有过这位一代名人而荣幸。